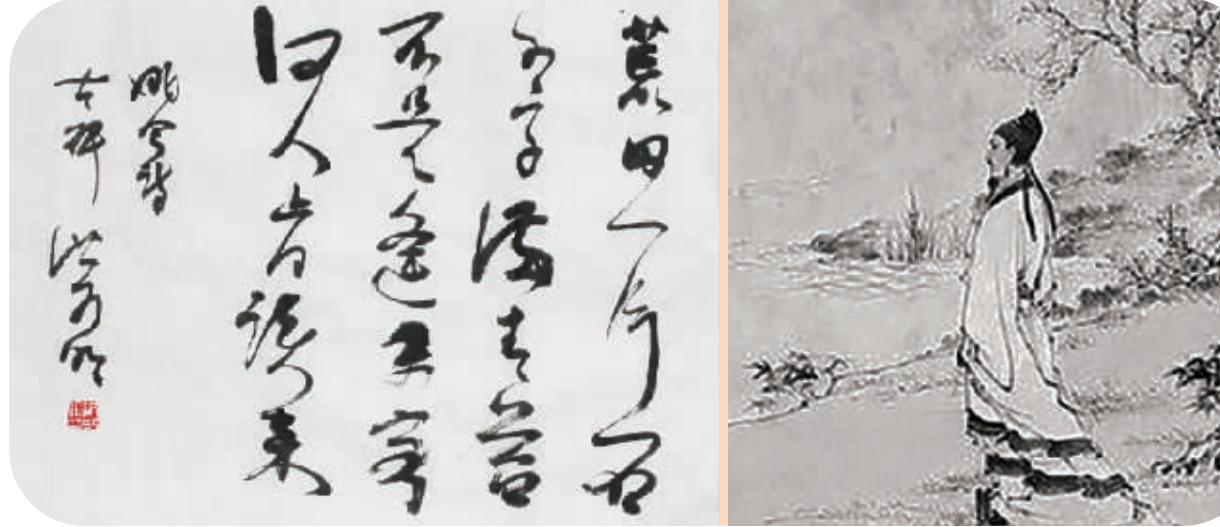


人文地理

# 大唐诗人姚合的金州时光

■ 李杰森

壹



元和时代，大文坛有“三剑客”，人称三绝：一绝韩愈，首倡古文运动，开启了汉魏以来散文写作的自我救赎，身边聚集孟郊、张籍、王建、李贺、贾岛诸多文艺青年，独树一帜，笑傲文坛；二绝白居易，新乐府运动风行草偃，诗歌由此走向冲淡平和，从江州司马回归后，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，与刘禹锡、元稹、李绅文艺大咖往来唱和，悠游江湖；三绝令狐楚，以华美的骈文自成一脉，在公务员的道路上高歌猛进，平步青云，一度官至相位，文艺青年们以能得到令狐公眷顾而引以为傲。

中唐文坛虽不及盛唐惊艳欲滴却也香气逼人，灼灼其华。

李商隐是令狐楚的嫡传弟子，公元839年，在令狐楚公子令狐绹帮助下考取进士，履新弘农县尉，因私自为囚犯开脱，得罪上司陕虢观察使孙简，孙简欲开除而后快。人生刚开张就碰一鼻子灰，李商隐沮丧的灵魂无处安放，写张假条，准备一走了之。还没出发，观察使换了人，姚合出镇陕虢。姚合跟令狐楚弟弟令狐定同年进士，与令狐家渊源颇深，自然知道来历出处，遂劝说留任，李商隐感激不尽。

这一年姚合差不多六十岁，摸爬滚打大半生，混了个不高不低的从三品，在文坛上却是声名鹊起，虽不及韩愈、白居易，却也不乏交和拥趸。

贾岛算一个。

贰

大唐文坛多“双飞”，前有王杨、卢骆、李杜、王孟，中有韩柳、元白、张王，后有小李杜、郊岛。“郊寒岛瘦”是定式，孟郊、贾岛二人年龄相差却近乎三十岁，隔代，并无过密交往。

真正与贾岛“双飞”的当属姚合，二人大约都出生在779年。贾岛出生寒门，年轻时做过和尚，法号“无本”，因为“推敲”，撞见韩愈，遂以瘦弱之躯名扬天下，但科举之路屡战屡败，败无可败才熬了个编外公务员——长江主簿，人称“贾长江”。与贾岛不同，姚合出身望族，开元年相姚崇曾侄孙，进士及第履新武功主簿，没把小公务员当回事，不愿迎来送往，只想诗酒天涯，写过《武功县中作三十首》，蜚声文坛。尽管后来做到了秘书少监，但始终以“姚武功”之名行走江湖。

“长江”“武功”两主簿过从甚密，姚合有《寄贾岛》，贾岛就有《酬姚少府》；姚合有《别贾岛》，贾岛就有《和姚合》；姚合有《喜贾岛至》，贾岛就有《宿姚少府宅》，惺惺相惜，往来互访。

然而，行走江湖各有各的归宿，俩人在公务员的道路上判若云泥。贾岛一生穷困，只谋得两个职位，除长江主簿，就是普州司仓，最后死在普州任上。姚合却逐年递进，云淡风轻，平和充裕。830年秋天（一说832年）姚合履新金州（今陕西省安康市），出任一州刺史，已非当年一主簿可同日而语。

叁

姚合离任武功县主簿，偶遇京兆尹韩愈，经韩愈推荐担任万年县尉，此后一路顺遂，先后做过监察御史分司东都、殿中侍御史、户部员外郎，小京官一枚，混迹洛阳、长安东西二京。出刺金州，与其说外放，不如说是历练。

元和以后，大唐千疮百孔，“牛李党争”震压甚烈，刘禹锡、柳宗元，包括小字辈的李商隐都无一幸免，空负一身才华，终究落寞终矣。姚合却左右逢源，依傍李逢吉考中进士，得到过韩愈提携，与令狐楚往来唱和，在文坛无论跟领袖还是文青都能长袖善舞，往来相和，白居易、李绅、刘禹锡、张籍、王建、马戴、喻亮……不胜枚举，包括默默无闻的无可、方干。

从长安到安康，隔着一道秦岭。司马迁说：秦岭天下之大阻也。韩愈也感叹：

云横秦岭家何在？此前名相张九龄弟弟张九皋被贬，第一站也是金州，可能心情郁闷，任职四年硬是没找到只字片语。

赴任前姚合是什么心情，无从知晓。方干对姚合执弟子礼，设宴为老师送行：受诏从华省，开旗发帝州。野烟新驿曙，残照古山秋。

树势练习巴没，江声入楚流。唯应化行后，吟向上闲楼。

——《送姚员外赴金州》

在方干眼里安康尚需教化，秋风残照时节，老师要去那巴蜀偏僻之地，不胜感慨。

这个方干，兔唇，才华不差，丑到掉渣，却是姚合铁杆应援，不仅饯行，还不远千里专程探望，沿汉江乘船西进，方知金州之金并非浪得虚名，连放牛的小孩也能在江边披沙淘金，感叹不已，写下《路人金州江中作》：

棹寻樵岸萦回去，数里时逢一两家。

知是从来贵金属，江边牧竖亦披沙。

很可惜方干在安康并没有见到老师，大约姚合已经离任，在宾馆孤独地喝了一宿，酒坛子都喝空了，还喝不醉，留下一首《金州客舍》，第二天拍拍屁股，走了：

落叶歇眠后，孤砧倚望间。此情偏耐醉，难遣酒囊闲。

相传贾岛也来安康探望过，诗人喻光有《送贾岛往金州谒姚员外》：

潇湘终共去，巫峡美先游。几夕江楼月，玄晖伴静吟。

看情景贾岛是溯长江而上从巫溪到安康，但不能明确到底来没来，因为在两人诗集中找不到为此应和的明确诗句。

杜甫曾叹息：彷徨半为鬼。信息闭塞的年代不出访也许永远都不知道旧友早已为鬼。贾岛走到半道没来和方干来了没有见到都有可能，因为姚合任金州刺史不足一年。

那个叫无可的和尚是真来了，还住了大半年，俩人一起吟风弄月，“缱绻缠绵”。

肆

无可，俗姓贾，贾岛堂弟，非著名诗僧。

朋友来了有好酒，和尚来了有好景。有刺史撑腰，无可上人在安康游玩甚是酣畅，从早春待到残夏，天天在西亭玩耍，离别之时依依不舍：

日日西亭上，春留到残夏。言之离别易，勉以道路难。

山出一千里，溪行三百滩。松间楼里月，秋入五陵看。

——《金州别姚合》

“日日西亭上”，看来西亭是个好地方。大约确有西园，西园之上有亭榭，临江

而建。姚合有《题金州西园九首》，第一首就是《江榭》，袅袅白云，如眸亭榭，把玩汉水，怡然销魂：

亭亭白云榭，下有清江流。

见江不得亲，不如波上鸥。

有榭江可见，无榭无双眸。

美景不止西园，还有南池。对待身为和尚的无可，姚合还是延席以待。诗僧感动啊，忍不住赋诗一首权作纪念：

柳暗清波涨，冲萍复漱苔。张廷白鸟起，扫岸使君来。

洲岛秋应没，荷花晚尽开。高城吹角绝，驿驭高裴回。

——《陪姚合游金州南池》

无可笔下的南池柳岸清波，白鹭翩翩，还种满荷花。无可走后，南池开了一支并蒂莲，吉瑞之兆，姚合一激动，记为《咏南池嘉莲》：

芙蓉池里叶田田，一本双花出碧泉。

浓淡共妍香各散，东西分艳蒂相连。

自知政术无他异，纵是祯祥亦偶然。

姚刺史对自己的政绩还是很低调，并不因为花开祥瑞就骄傲吹嘘，大肆宣扬。有一点值得探究：今天安康新城莲花池巷之名大约由南池荷塘而来。

还有杏溪大峡谷，古树盘根，怪石嶙峋，溪流清澈，山上种满杏树，春天飘香四溢。姚合经常流连忘返，夜宿不归，写下《杏溪十首》，对溪上一寺情有独钟，题写《游杏溪兰若》：

跨得度溪湾，晨游幕不还。月明松影路，春满杏花山。

戏狖跳林末，高僧住石间。未肯离腰组，来此复何颜。

如此美景还有一寺，作为和尚无可自然是走一遭的，不过是独自前往，没有忘记给姚合发条消息——《过杏溪寺寄姚员外》：

门径众峰头，盘岩复转沟。云僧随树老，杏水落江流。

峡狖有时到，秦人今日游。谢公多晚眺，此景在南楼。

1200年了，斯人已逝，斯景不存，只有文字和文字里流淌的情愫如汉江亘古不绝、绵延婉转。

伍

现存史料不能证明姚合离开安康的确切时间，他的墓志铭这样写：

出刺金州，仁泽惠风，到今歌咏不息，不满岁，征为刑部郎中，复刺余杭。

不足一年是肯定的。方干秋天送行赴任，无可残夏离开安康，大约无可离开安康后不久，姚合也回长安重新履职，转任刑部郎中，两年后走马江南，担任杭州刺史，上任前勾起了白居易对于杭州陈年旧事的记忆，写下《送姚杭州赴任因思旧游》（二首）为姚合送行：

与君细话杭州事，为我留心莫等闲。

笙歌缥缈虚空里，风月依稀梦想间。

姚合在安康的“任泽惠风”已无法体会，“不息歌咏”也早已湮灭，倒是自己笔下的太守和太守治下的安康值得玩味：

安康虽好郡，太守是慈翁。买酒终朝饮，吟诗一室空。

自知为政拙，众亦觉心公。亲事星河在，忧人骨肉同。

薄书荒色里，鼓角水声中。井邑神州接，帆樯海路通。

野亭晴带雾，竹寺夏多风。溉稻长洲白，烧林远岫红。

旧山期已失，芳草思何穷。林下无相笑，男儿五马雄。

——《金州书事寄山中旧友》

憨翁姚合眼里的安康水运发达，信息通畅，农事兴盛，景色宜人，而自己还真像方干说的那样：唯应化行后，吟上闲楼，饮酒赋诗，悠游田园，早已褪去贾岛苦吟的艰涩，倒伏在白居易新乐府的脉络中，姿态优雅，韵味平和。

后备箱

听风而眠

## 宁陕有种“长生菌”



及销售，有来自城关镇瓦子村、贾营村、青龙村三个村317户群众入股，其中带动了86户贫困户，目前种植有2000亩左右的核桃树。负责人陈廷楚是宁陕县最早一批做袋料香菇产业的带头人，是蘑菇领域的种植专家。

2016年，合作社从河北将少量栗蘑袋料带回了宁陕，开始研究栗蘑种植技术。陈廷楚将河北的培植技术和本地传统培育技术相结合，在两年多不断的实验和试错中摸索出一套“宁陕办法”。

栗蘑从装袋到发菌需要两个月时间，从发菌到下田需要3个月时间，长到需要采摘的程度需要四个月时间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陈廷楚将大棚内温度把握在5到25度左右，每天早晨8点钟准时给大棚通氧，中午12点给棚内洒水降温，下午盖上大棚保持湿度。“早中晚一个步骤都不能马虎。”陈廷楚说。

“我们最开始试种，下地两个月不出菇，我们就又跑到河北去请教人家，才知道这一批种下去的菌棒因为放置时间较久，表面覆盖了一层黄膜形成了休眠状态，于是我们就用铲子将所有菌棒‘破皮’，不到一个礼拜就发出来了。”陈廷楚说。在种植过程中，真菌“烂菇”也很让人头痛，为了解决这样的杂菌感染现象，合作社查了许多资料，但最终决定用上了“土办法”，生石灰和酒精进行消毒，彻底切断病原。

在接下来的技术改良上，陈廷楚准备将长生菌移栽到直径约半米的花盆中。地裁会导致根部有土，采摘后需要将根部削去，用盆栽可以增加产量，提高质量，减少损耗，技术成熟后还可以像传统香菇一样搭架子节省空间。

2018年9月，合作社第一次大规模的试种了3万袋蘑菇，今年5月份采摘了约6吨“长生菌”。采摘上来的栗蘑形状完整、菇肉饱满，单株平均重5斤左右，最大的菌菇达到了12斤左右。清除上面的泥土后，削去根部，一片一片的撕开晾晒，再经过烘干、筛选和包装就可以上市。

在上市之前，生长在宁陕的栗蘑也随着合作社的“父姓”，新命名为“长生菌”，这也是宁陕栗蘑的品牌名。

在陈廷楚看来，长生菌市场前景好，市场需求量大，比其他任何种菌技术都要好掌握，但是如果要在全县推广这项产业，知名度太小，如何打开市场是个问题。

为了做好前期营销，合作社将成品免费送到西安、宁陕县城的一些餐馆，主厨发现这东西做出好吃，就会长期订购，前期免费送了2吨，做到哪家要哪家送，不计邮费，并且送了之后回访，80%的人都说这个很好吃。目前西安、宁陕的一些餐馆，悠然山、上坝河等景区都将长生菌作为主菜。今后，合作社也将在网络和特产店售卖长生菌，并且准备尝试与生鲜配送商家合作。

而长生菌的大规模种植也为合作社带来了一个意外之喜。在种植长生菌以前，板栗是合作社的主导产业，每年板栗树都会在今冬明春时节修剪一次，修剪下来的大量枝条夹杂着许多虫卵和成虫，如果直接放在板栗林中会导致病害，以往都需要集中焚烧，而种植长生菌后，合作社便将这些枝干磨成粉末，经过高温杀死病虫，同时为长生菌袋料提供原材料，成为产业循环发展的长生之道。

近日，合作社正在瓦子村修建一个20亩的长生菌生产基地，主要用以制袋和生产保鲜，这将为长生菌的消毒处理、干燥技术的改进提供基础，与长生菌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相适应，推进长生菌产业在全县的全面铺开。陈廷楚说，“合作社将不断扩大培植规模，同时也会开发栗蘑粉干、栗蘑汁、栗蘑粉等新品类的产品，在全县推广这项产业，带动更多农户通过栗蘑增收致富。”

本报讯（通讯员 陈苗 何源）低矮的大棚里，一朵朵蘑菇如云片般堆积丛生，宛若一朵朵牡丹，又如同一朵朵乌云，这是栗蘑，学名灰树花，但在宁陕县城关镇瓦子村，它有了一个新名字叫做“长生菌”，也走出了一条新的发展“长生”路。

“宁陕县领导外出考察向我们推荐，我们合作社便到河北考察了几次，我们发现因为宁陕县的温差小，空气湿度大，自然环境好，水质优良，相比河北的气候条件更适合生长在我们这个地方。”宁陕县长生农林特产品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廷楚介绍。

长生菌（栗蘑）原产于河北北部山区，属于云蕈属担子菌亚门，含有丰富的氨基酸、蛋白质等多种微量元素，具有松蕈样芳香，肉质柔嫩，味如鸡丝，脆似玉兰，其味道佳、口感好且有传承药效，自古以来便备受推崇。

宁陕县长生农林特产专业合作社是一家集苗木、花卉、农产品种植

与汉阴众书友聚会，席间，同席而坐的吴兴华先生神秘兮兮的过来问我：你老家汉阳坪那块恋爱石还在吧？我答：我不知道汉阳有块恋爱石啊！他焦急地追问：立在汉江中间像个小岛样的那块大石头啊，怎么没有？我80年代处第一个对象时，还在那块大石头上面约会过呢？我一拍额头，恍然大悟，原来吴先生说的恋爱石就是县城南面汉江流，江涨开成南雍州的汉阳坪的石羊滩中的羊子石啊。

往事千年，不禁思绪翩翩，有多少人游览过石羊滩，又带走了多少深藏心底的故事，也许只有悠悠的江水才知道了吧？

一千年前的一个草长莺飞的三月，孟浩然乘春骋望，新生的水草和芦苇轻轻的铺在沙滩上，像是给沙滩盖了一层薄薄的花被，为沙滩挡住微微的寒风，又像是碧绿的江水漫上了沙滩，要攀上北边的凤凰山。楼台晚映青山郭，罗绮晴娇绿水洲。这样的气氛，诱使春草绿的异常凶猛，只消几个夜晚，就将沙滩全部占领，像是在银白色的沙滩上镶嵌了一块晶莹剔透的玉石，绿意盎然的沙滩和日渐温暖的江水却是越来越惹人，逆流而上的各色鱼儿在江中欢腾着，载着各色梦想的木船循环往复，向夕波摇明月动的汉江把江水、江面和岸上的景物融为一个整体的景象，仿佛春江图卷，更疑神女弄珠游。

今天，我独自穿过不那么平、那么软、那么宽的石羊滩登上羊子石，十年以前的画面一帧帧翻开。那些年，上游没有控制汉江的喜河电站，汉江的宽窄急缓，是随季节变化的，因此江边的人们像了解自家菜园一样熟悉汉江，大人小孩都知道哪个水域适合游泳，哪块石板下面藏着鱼虾螃蟹；那些年，汉江对岸的人们过江来赶场，要隔江喊来渡船，那时候河床是纵横起伏的，浪花团团，涛声阵阵，因此江边的人们练就了一幅好嗓子，群公假日坐船